

葛红兵科幻三部曲

克隆兄弟

葛红兵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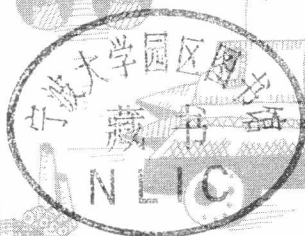
NLIC2970821216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葛红兵科幻三部曲

克隆兄弟

葛红兵 著



NLIC2970821216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克隆兄弟/葛红兵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 8
(葛红兵科幻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24-9163-6

I. ①克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59680 号



葛红兵科幻三部曲

克 隆 兄 弟

葛红兵 著

蓝 佳 图

陆 及 装帧

责任编辑 童海青 美术编辑 陆 及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26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163-6/I·3493

定价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引子 / 1

1. 换脑阴谋 / 11

2. 克隆之谜 / 29

3. 恐怖分子 / 45

4. 真假阿川 / 59

5. 网上受骗 / 83

6. 绿色王国 / 95

7. 海上冒险 / 115

8. 参赛获奖 / 141

9. 生日礼物 / 163

10. 父子情深 / 185

11. 飞燕归来 / 213

引子

2112年夏天，新学期开学已经两个星期了，阿川没记住新数学老师的名字。其实，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知道她和班主任一样都姓朱，怎样区分两个朱老师呢？大家叫惯了班主任“朱老师”，只好委屈一下新来的用一个代号吧，于是，就有人叫她“小朱”（小猪），渐渐地，班主任也受了牵连，有些同学开始叫他“大朱”（大猪）了。

只是，和大朱已经相处了两年多，大家感情深得很，叫他大朱不但没有诋毁的意思，相反觉得亲切了一层，对小朱大家就有点儿揶揄的意思了。

这会儿，小朱又板着脸点名了，她上课前总是要点名，把大家弄得紧张兮兮的，小朱似乎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同学们服帖。其实这又何必呢。阿川一边竖着耳朵听着小朱点名，一边想，大朱经常和大家嘻嘻哈哈没大没小，大家不一样尊敬他？小朱这样做是出于不自信吧？担心大家



不敬畏她。

如果老师都是让同学们爱，而不是让同学们怕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
一会儿，小朱就点到 26 号可儿，往常可儿总是刷地站起，然后是清亮的一声“到”，今天教室里却出现了一阵凝重的休止，没有人应声，也没有人站起来为可儿请假做解释。小朱尴尬地停了一会儿，在点名簿上做了个记号，又继续点了下去。轮到阿川的时候，阿川故意压低了嗓门慢慢地应了一声“有”，惹得大伙儿轰地笑了起来，旋即笑声又在小朱严厉的逼视下像爆破了的气球瘪了下去。

因为可儿没有来，又因为爸爸吩咐他早些到水厂去排队买水，还因为爸爸后天又要出差了，这回一去恐怕又是好几个月，阿川真是没有心思听课，可是小朱偏偏一个劲儿地提问，那提问就像这窗外的雨一样地让人烦。阿川干脆把书竖起来，支在课桌上，让书挡住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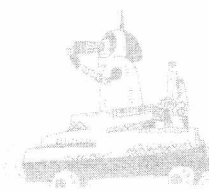
大人都有心情不好、不想干事的时候，小孩难道就不会有心情不好、不想听课的时候吗？如果我有 10 节课都是认真听的，能不能有 1 节课可以开点儿小差呢？他希望学校里有种制度，一个星期里，允许学生选择一天合法地心不在焉，一天里可以有一节课，合法地打瞌睡，合法地地神思恍惚，而不必一边心神不宁一边还得提防着被老师发现。

其实,阿川是喜欢数学的,这方面他遗传了父亲的天赋,数学对于阿川的脑瓜来说可以说是易如反掌,上课的时候,小朱讲上半句,他就能接下半句,仿佛那些公式、定理已经先天地就在他的脑海里了。这是他数学天才的方面,然而也是他感到悲哀的方面。

也许阿川这样的克隆人都会有同样的悲哀:对自己的天赋秉性知道得一清二楚,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也知道得一清二楚,他们的才能就是父亲的才能,他们在这个世界该从事什么职业似乎也是早就注定的。阿川常常会自己对着镜子不断地看自己,他的脸、他的眼睛、他的鼻子、他的耳朵……他的一切都和父亲一模一样,镜子里的阿川和墙上父亲的照片几乎就是同一个人,只是墙上的照片显得老一些,而镜子里的影像还是一个少年。实在找不到和父亲的差异了,阿川就伸出舌头,他想也许他的舌头和父亲的舌头是不一样的吧。

其实所谓克隆,就是“完全照样复制”,他就是父亲的复制品,自己的长相、自己的智力、自己的气质等等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,他和父亲根本就是一个人,没一点儿差别。

那么自己的未来呢?是不是自己的未来就是父亲的现在,他来这个世界就是来仿照父亲重新生活一遍吗?父亲常常说:你来到世界就是来替我活下去,我要看到你活得幸福,活得比我更好。可是,阿川想,我是父亲的复制



品，我的命运怎么会比父亲更好？

终于挨到下课，可以回家了。班长喊了一声“起立”，阿川一边站起来，和着大家喊“老师再见”，一边把课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叠好，然后放进书包的最里层，又把练习本合起来，收进书包的外层，最后将铅笔、圆规、橡皮拢到文具盒里，阿川就是这种性格，做事情总是慢条斯理，一丝不苟，这一点和父亲也一样。他们不仅外表一样，内心也是一样的。

往常，阿川做这些的时候，可儿已经在边上等得不耐烦了，她会一个劲儿地催他。然后他们一起开上阿川的核子车，到水厂买水，可是今天他只能一个人了。

可儿虽是女孩子，做事却大大咧咧，走路风风火火，力气比阿川还大。阿川总是很羡慕可儿的体格，那么结实，那么健美，而自己却很文弱。他想要是自己不是父亲的克隆，而是像可儿一样是试管婴儿就好了，那样他就可以有一半母亲的基因，也许就不那么弱不禁风，可能会强壮许多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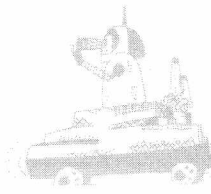
可儿的母亲和阿川的父亲是同事，他们都是人脑智能研究所的科学家，他们都单身，阿川的父亲林朗选择了克隆，培育了阿川，而可儿的母亲安桐选择了人工受孕，产下了可儿。他们都曾问过自己的父亲和母亲，为什么没结婚生育，让他们父母双全，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？阿川

父亲说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完全像他，能够确定地遗传他的属性，他叫林朗，他希望生一个真正的小林朗，这样他就不用担心阿川的智力水平、身体状况了，而自然生育，就不能做到如此精确地控制，也许阿川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，可能智商很低，可能体格很差，说不定还有先天疾病。安桐的回答是，她希望未来的可儿有她的智商，又有运动员的体格和相貌，所以她选择了运动员型的精子提供者，而可儿就是这样的结晶。

常常阿川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说真话，这里还有其他什么秘密。要知道，虽然这是 2112 年，人工试管婴儿和人类克隆技术一个世纪之前诞生以来，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已经日臻成熟，甚至超越了人类的自然生育，不过，真正选择人工试管婴儿和克隆的毕竟是少数。

父亲和安桐阿姨之间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。只是他们不愿意说而已。阿川对此并没有什么证据，可直觉让他对此很肯定。要知道，他是父亲林朗的克隆，他们在感觉上几乎是相通的：一次林朗在外地受伤，拐了左脚，那天，阿川的左脚竟然也隐隐地疼了一个下午；林朗喜欢用计算机制作音乐，阿川也喜欢；林朗喜欢游泳，阿川也是个游泳迷；至于对人，也差不多，林朗喜欢什么人，阿川几乎都能感觉得出来。

可是，父亲和安桐阿姨为什么不结婚呢？要知道他们



是那么要好。

阿川闷闷地跟着同学走出了教室，有个同学喊他去“碧浪水吧”潜水，他像没有听见一样，那个同学失望地摇摇头，走了。阿川要去看可儿，她是从来不旷课的，怎么今天突然缺课呢？他来到停车场，在车的右把手上握了一下，核子车就启动了。原来这核子车用的是指纹自动识别技术，对于车的主人来说，只要将自己的手握到车把上，车就自动地开启了。这车看起来和 20 世纪的助动车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是那个时候的助动车发动机都是用汽油的，而现在，经过人类的过度开采，石油已经彻底枯竭了，人类的动力资源主要来源是核能。这会儿，阿川的核子车用的就是核能，提供能量的是一个核子电池，只要装一次燃料，这个电池就可以连续工作 50 年。虽然核子车没有什么有形的污染。

阿川先来到水厂，拿出水票，他发现水票上这个月的计划已经用得差不多了。萨摩市用水非常紧张，虽然，萨摩处于长江的下游，到处是水，这些年又是丰水年，四处都在闹水灾，萨摩市周围河流水位已经高于市内街面 1 米多，可是这些水都被污染了，不能食用。现在，萨摩市的食用水都是利用 2000 年开工建设的西部天然气东送管道从棉江和清河上游输送来的，当初这条横贯全国的管道是用于输送天然气的，现在天然气已经开采完了，人们设计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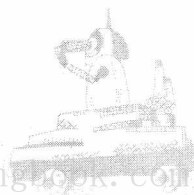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方案，用来做西水东送，西部工业企业比较少，污染也少，虽然这里也缺水，但是，毕竟还有水可用。而萨摩市到处是水，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。

阿川从核子车的后架上取下水桶，放到水龙头下面，然后拿信用卡在刷卡机上刷了一下，一股清水哗哗地流淌了出来，注入了桶里，3 200 元，5 加仑，两个人每天的最高限额。现在父亲的工资每月很大一部分用在买水上。

回到自家楼下，阿川先按响了 12 楼可儿家的对讲门铃，按了四五分钟没有人接。也许可儿出门了？阿川疑惑着乘上电梯，来到 102 层自家门口，掏出钥匙，一下子阿川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满目狼藉。沙发倒在地上，皮面被人用刀子划得一条一条的，黑洞洞地豁开了嘴，像是一个躺在地上垂死的人在大喘气，桌子四脚朝天地斜搁在沙发上，桌面玻璃饰件映着窗口反射进来的光，白惨惨像死鱼的眼睛，电视机开了膛，像是一幅破损了的画。

阿川冲进爸爸书房，看见爸爸的手表躺在地上，表面玻璃碎了，看上去像是被什么人踩了一脚，那个手表里有卫星定位和即时通讯装置，只要爸爸戴着，阿川随时就能知道爸爸在哪儿，那只手表，照理，爸爸是从不离身的。再看，架上的书扔得满地都是，书桌的抽屉一个一个都打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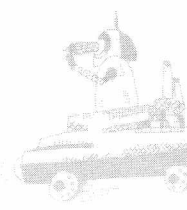
着。他走到爸爸的书桌跟前，按了一下多功能立体成像器，这种立体成像器，可以在三维空间中不依靠任何屏幕等介质立体成像，有趣的是它制造的同样是三维立体图像，就像真人现场站在你边上一样，以往爸爸离开家，总会用它给自己留言的，告诉他爸爸去了哪里，做什么，然后要阿川回信息，告诉爸爸自己做了什么，读了什么书，做了什么作业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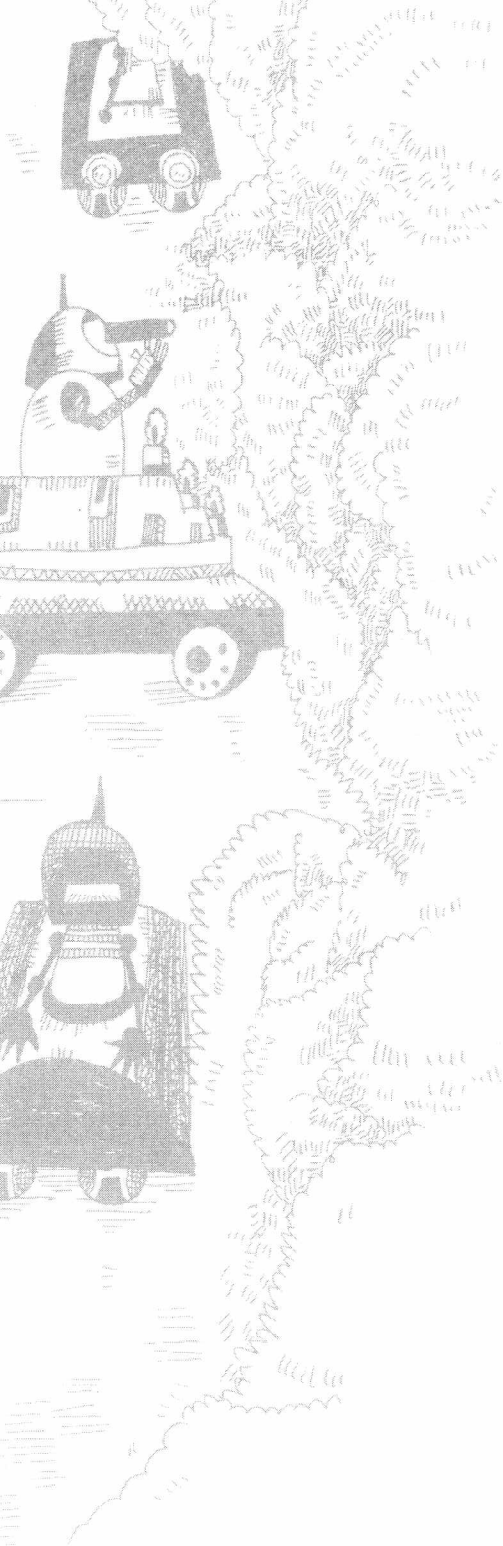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今天却是奇怪，阿川接连接了两次 power 按钮，可是成像器只是完成了记忆体检查程序就停了，并不启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阿川打开机箱，发现里面的硬盘已经被人拆掉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成像器由硬件和软件组成，硬件由中央处理器 CPU、输入输出设备、内存等构成，内存又分为内存储器和外内存，硬盘是固定在主机箱内常用的外内存，是成像器储存资料的地方，爸爸进行人脑智能研究的试验资料几乎也都存储在这里，谁会要这些资料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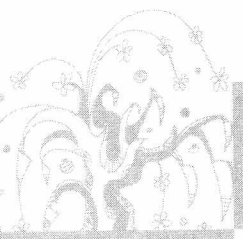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外出的时候常常用一台手提电脑，这几天爸爸在家也常常会开机，会不会爸爸在手提电脑中给自己留了言呢？阿川发现爸爸的手提电脑也不见了。

一种恐慌的心情一下子涌上了阿川的心头。怪不得今天总是心神不宁，连上课也没有心思，原来是出事了。阿川有点儿想哭。

爸爸到底去了哪里呢，难道被劫匪绑架了？







换脑阴谋

平常，爸爸不在家，家里有什么事，阿川总是到楼下去找安桐阿姨。阿川脑子嗡嗡作响，越想越怕，本能地下楼。走进电梯他才想起刚才安桐阿姨家里也没人。不过既然已经来了，就过去看看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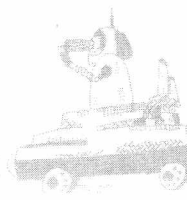
阿川走出电梯，在可儿家门口停下，喊道：“可儿！可儿！”

可是，除了走廊里的回音，屋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
阿川只好又回家，他走进自己的房间，看到自己的房间也被翻得乱七八糟的，但是，这会儿他没有心思收拾，他脱了鞋子，爬到自己的榻榻米上，蜷缩在屋角。

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起了雨，天阴沉沉的，9月以来几乎没见过什么大太阳，现在窗外又飘起了雨。

阿川就这样蜷缩着，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，梦里，他仿佛到了一个山洞里，头上有强烈的灯光，照得人脑袋生疼，





石壁上正在往下渗水，脚下有滴滴答答的水花溅起的声音。他看到爸爸被绳子绑着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爸爸的水晶眼镜歪斜着，差不多就要掉下来了。他想走过去，把爸爸的眼镜扶扶好，但是，这个时候从爸爸的身后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，一把抓住了爸爸的衣领，把爸爸高高地举过头顶……阿川惊叫着醒了过来，才发现这是一场梦。

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，屋子外的雨小了，透过窗户看上去像是雾，只有路灯的周围能看到雨，其他的地方全是黑暗。

阿川伸了一下腰，他感到全身酸痛难忍。突然，他看到客厅里有人影晃动了一下，会是什么人呢？爸爸回来了？不会。他一下子警觉起来，悄悄地从床上滑到地上，又从抽屉里拿了一把螺丝刀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卧室门口，发现客厅里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整理干净了，沙发复了位，上面还铺上了布，餐桌又颠倒了过来，上面还放着面包、牛奶、苹果。

有人在做晚餐？

正在阿川疑惑之际，一个人从厨房里出来了，见到阿川在卧室的门口探头探脑，大叫道：

“你个死阿川。还不快点儿帮忙，难道你只会吃白食不成？看你，家里弄成什么样子？也不收拾收拾。你个大男生，一点儿用也没有，还要我来帮你，也不说帮帮我。”

